

上

祁华明

北 洋 軍 閥

戰爭

河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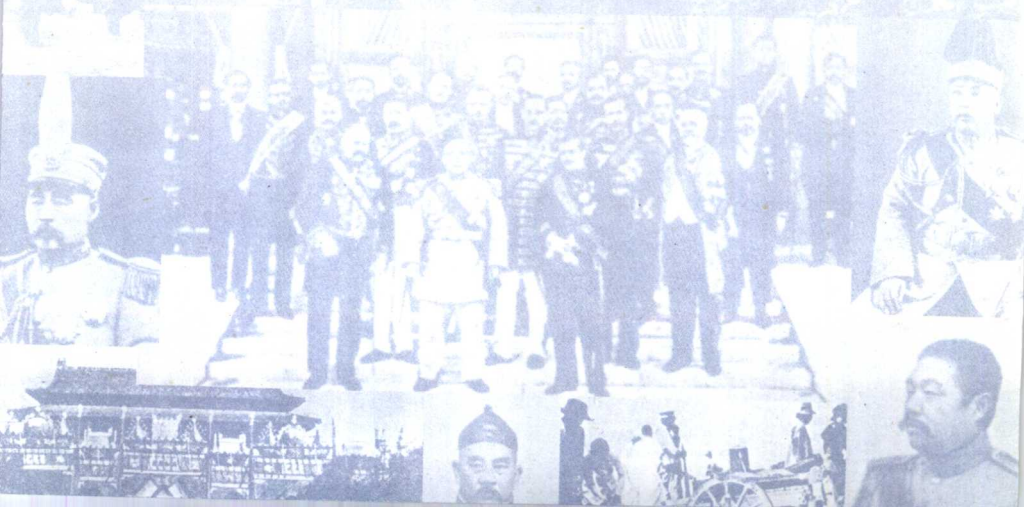
北洋軍閥戰爭演義



北洋军阀战争演义

上

祁华明



北洋军阀战争演义

(上·下册)

祁华明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保定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1/32 18.75印张 470,000字 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5,000 定价:24.00元

ISBN 7-202-02372-5/K·596



目 录

楔 子	(1)
第 一 回 段祺瑞重操总理职 黎元洪继任总统位	(4)
第 二 回 张辫帅争做大盟主 冯国璋遥领副总统	(14)
第 三 回 各持己见府院争权 乌烟瘴气督军干政	(24)
第 四 回 黎元洪罢免段祺瑞 张大帅应邀做调人	(39)
第 五 回 黎总统拒虎招恶狼 张辫帅拥清正大统	(52)
第 六 回 马厂警师兴兵讨逆 复辟丑剧灰飞烟灭	(67)
第 七 回 立门户冯段初斗法 势难容北南起纷争	(79)
第 八 回 析大局献计曹仲珊 赛书法戏弄张宗昌	(91)
第 九 回 傅良佐上任赴湖南 吴光新查办入四州	(103)
第 十 回 会津门哗传主战战 阻蚌埠折回总统驾	(115)
第十一回 遣兵将北洋军南下	

	电武穴冯旅长主和.....	(128)
第十二回	称霸东北自成一系 入关截械虎视京畿.....	(138)
第十三回	驻汉口曹大帅嫖妓 克长岳北洋军奏捷.....	(154)
第十四回	段老虎搞师临汉口 吴秀才孤军入衡阳.....	(163)
第十五回	四面树敌小徐招怨 借口饷绌老曹返津.....	(173)
第十六回	众督军津门议用兵 吴佩孚衡阳开和谈.....	(185)
第十七回	借外款筹建参战军 买议员召开新国会.....	(196)
第十八回	吴秀才电报开冷战 徐世昌就任新总统.....	(205)
第十九回	西方列强联合“劝告” 北南双方举行和会.....	(215)
第二十回	筹边防徐树铮称王 反段派八督军结盟.....	(226)
第二十一回	全线撤防直军北归 奋力驱张湘军反攻.....	(235)
第二十二回	入京师两帅做调人 颁命令总统免小徐.....	(245)
第二十三回	大动干戈直皖鏖兵 入清君侧奉军参战.....	(255)
第二十四回	直奉两系坐地分赃 曹张联姻亲上加亲.....	(265)
第二十五回	吴大帅练兵洛阳城	

	李督军暴毙西花园.....	(275)
第二十六回	两湖多事又动干戈 直军援鄂包藏祸心.....	(285)
第二十七回	雀占鸠巢鄂督易人 人头督阵吴赵恶战.....	(296)
第二十八回	庆六秩曹使摆寿筵 闹政潮雨帅荐财神.....	(306)
第二十九回	互相攻讦内哄开场 争权夺利亲家失和.....	(316)
第三十回	造声势暗骂改明骂 动刀兵文戏变武戏.....	(327)
第三十一回	吴佩孚巧计破强敌 张作霖兵败回关外.....	(339)
第三十二回	闹独立老张再整军 酿大错赵倜丢督位.....	(349)
第三十三回	遭逼迫徐东海下野 复法统黎黄陂出山.....	(360)
第三十四回	锋芒太露吴帅遭嫉 媚态十足李六受宠.....	(371)
第三十五回	争罗案吴佩孚受挫 失地盘冯玉祥“左迁”.....	(379)
第三十六回	福建纷争督军易人 四川战乱杨森丧师.....	(392)
第三十七回	杨子惠收川复受挫 熊克武讨贼告大捷.....	(399)
第三十八回	谭延闿驱赵战失利 吴佩孚并湘梦难成.....	(414)
第三十九回	演逼宫黎元洪出走	

	下辣手王承斌索印.....	(425)
第四十回	贿议员曹大帅“当选” 巧解释吴佩孚息争.....	(435)
第四十一回	施巧计刘湘告大捷 布疑阵孙督出奇兵.....	(448)
第四十二回	失厦门臧杨入浙江 纳巧计吴帅贿夏超.....	(458)
第四十三回	直卢交兵江浙战起 浙军变乱卢督下台.....	(467)
第四十四回	张作霖两路军讨直 吴佩孚四照堂点将.....	(476)
第四十五回	郭松龄奇兵破石门 冯玉祥倒戈演政变.....	(488)
第四十六回	遭兵败吴佩孚南逃 争权利张作霖逞强.....	(500)
第四十七回	组政府吴氏放空炮 受推举老段任执政.....	(513)
第四十八回	张宗昌领兵下东南 胡景翼大败镇嵩军.....	(526)
第四十九回	抢地盘奉军大入关 联五省孙帅占徐州.....	(536)
第五十回	倒戈滦州郭军反奉 组织联军李张拥吴.....	(546)
第五十一回	郭松龄败死老达房 徐树铮遇刺廊坊站.....	(557)
第五十二回	三路出兵吴帅攻豫 张李反攻联军逼京.....	(568)
第五十三回	相勾结奉吴会京城	

	总退却冯军走西北.....	(577)
第五十四回	革命军北伐荡群丑	
	旧军阀穷途临末日.....	(585)

楔 子

诗曰：

武夫当道势汹汹，
一国三公谁适从。
尽说晚唐藩镇祸，
谁知今日又重逢。

列位看官！在下所说的故事便是民国年间的北洋军阀混战。北洋军阀从何而来？这要从袁世凯说起。

袁世凯，字慰庭，河南项城人氏，出身大官僚地主世家。少年两次应试科举落第，盛怒之下，烧毁了所有的诗文。他凑足路费，去了山东，投到嗣父袁保庆的把兄弟、庆军统领吴长庆的幕下，颇受吴长庆赏识。后随吴长庆入朝，协助吴长庆镇压了“开化党”，他还以长于兵事自诩，为朝鲜国王训练，“新建亲军”。光绪十一年，李鸿章保举他担任了驻朝交涉通商事宜专员，办理中朝交涉事务。光绪二十年，日本在朝鲜加紧挑畔，战祸一触即发，袁世凯十分害怕，八天之内连发六个电报，请求速调回国，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经过四处活动，终于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回国，以浙江温处道留京，充督办军务处差委。

中日甲午战争，大清败得一塌糊涂，随着淮军的覆灭，满朝上下痛感已无可战之兵，一旦再有洋人入侵，就只有束手待毙的份儿。在这情形之下，善于投机钻营的袁世凯寻思：如果能够练

兵，或许是条飞黄腾达的路子。拿定主意，找了一批幕友，僦居嵩山草堂，不分朝夕，竟译撰起兵书来。东抄西凑，以效法西洋为主，也居然写成十二卷之多。有了兵书，再谋呈递之策，到处扒门子找窗户，不知花了多少心血，下了多大的本钱，终于将他的兵书献到了当朝相国荣禄面前，果然大受赏识。那袁世凯何等聪明，乘机拜在荣相国门下，身价陡然不同起来。清廷既有练兵需要，袁世凯挖空心思，也已布置妥善，时机算是成熟了。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八日，清政府颁布上谕，派袁世凯赴小站督练新建陆军。

那小站位于天津大沽之间，是一个小镇。清廷曾派长芦盐运使胡燏棻在这里训练定武军，而胡不久又调为芦汉铁路督办，袁世凯奉命接统定武军，改名“新建陆军”，并将原有的四千余人扩充为七千余人。“新建陆军”以督练处为领导机构，袁自任督练，下设参谋、执法、督操三个营务处，分别由徐世昌、王英楷、梁华殿充任总办。“新建陆军”具有步、炮、工、骑四个兵种，以步兵为主，步兵分为两翼，左翼辖两营，右翼辖三营。炮、工、骑各辖一营。新军训练之初，军事人才奇缺，北洋武备学堂的一些毕业生很受袁世凯的青睐。冯国璋被委派为步兵学堂监督兼督操营务处帮办；段祺瑞为炮兵学堂监督兼炮兵营管带；王士珍为讲武堂总教习兼工程营管带。诸位可别小看这三人，他们后来被称为“北洋三杰”，随后北洋旧人又给他们以形象的比喻，有所谓王龙、段虎、冯狗之称，一时军中广为传播。后又有人解释道：“神龙见首不见尾”，王士珍在政治舞台上是个时隐时现的人物，喻之为龙，堪称恰当。至于段祺瑞常发虎威，冯国璋狗头狗脑，喻之为虎为犬，亦无不宜。

除此三人外，袁前后收罗的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有曹锟、段芝贵、张怀芝、王占元、卢永祥、李纯、陆建章、田文烈、何宗莲、鲍贵卿、马龙标、田中玉、雷震春、杨善德、阎相文等。此

外，袁还在旧军中提拔了一些老兵老将，其中有姜桂题、张勋、倪嗣冲等。这些纠纠武夫，后来大都成为手握重兵，割据一方的军阀大佬。

这小站的七千兵将，就是“北洋军阀”的胚胎。有人问了：“为什么叫‘北洋军阀’呢？”这是因为袁世凯后来当了直隶总督，当时的直隶总督兼领北洋大臣，他所练的兵就改称北洋新军了。后来又以北洋新军为基础，编练成北洋六镇，形成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袁世凯以此为老本，窃取了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垮台之后，北洋军又为袁世凯一脉相承的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孙传芳、卢永祥等利用，成为军阀把持政权，割据地方，兵连祸结，为害民间的工具。正是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比起晚唐的藩镇割据，有过之而无不及。切听小子一一道来。

第一回 段祺瑞重操总理职 黎元洪继任总统位

话说那袁世凯，当了总统还觉得不够过瘾，千方百计想弄个皇帝当当，也好封妻荫子。变了无数的戏法，总算如愿以偿，于民国五年（1916年）改元洪宪，择黄道吉日荣登大宝，结果落了个天怒人怨，众叛亲离。列位都知道，大总统是选举产生，皇帝却是家天下，老子死了传儿子，这下可恼了北洋诸将，可要他们公开反袁，当时还做不到。首先起兵反袁的是蔡锷。此人系湖南宝庆人，字松坡。辛亥年间，云南起义，被举为都督。老袁窃夺总统之后，对他便有防备，托言磋商要政，召调入京，名为委以重任，实乃有意铃束。锷亦恐遭袁忌，自敛锋芒，伪作呆钝。老袁称帝之后，锷秘密出京，借道日本，返回云南，举起了反袁的大旗，宣布云南独立，成立护国军，并任第一军总司令开进四川。紧接着贵州、广西先后独立。

这下可急坏了袁皇帝，急忙派人去天津请老朋友徐世昌。老徐匆匆到京，老袁那还顾得上摆皇帝的架子，急忙召见，双方落座，老徐正琢磨着如何开口，老袁先叹了口气，道：“菊人那，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悔不该当初不听芝泉的忠言，落到这步天地，你我多年至交，快帮我拿个主意吧。”见徐世昌还是不开口，又补充道：“这个皇帝我也不做了，只要松坡他们罢兵，我还做我那个大总统总行吧。”徐世昌久经官场，十分圆滑，他挤挤小眼，

试探道：“此事关系重大，不如约芝泉共同商办，不知意下如何？”袁世凯沉吟不语。徐世昌又道：“难道大人对芝泉还有什么不放心之处？”袁世凯又叹了一口气，道：“不是我不放心，是怕他不愿意呀。”徐世昌道：“芝泉反对帝制，并不反对总统。如今取消帝制，请他出来商办，他是不好推辞的；况且无论怎么说，他毕竟是你的门生，都是自家人，还有什么不好说的吗？”袁世凯点头道：“那也只好如此了。”

再说段祺瑞自从和老袁闹翻之后，被迫辞职，称病在家，长期泡号。他每次请假都以一个月为期，随请随续，老袁只好不断派人往段府送参汤、鸡汁等物，以示关怀，其实是借以探听虚实。段府上下哪个不知袁世凯心狠手辣，人人将送来的东西视为畏途，不光老段不敢消受，段府里的其他人也不敢享用，只好一倒了之。

提起段祺瑞，可称得上北洋第一大将，此人字芝泉，安徽合肥人氏。自从投到袁世凯门下，颇受老袁赏识。北洋六镇中，段祺瑞做过三个镇的统制。武昌起义爆发后，曾以湖广总督兼第一军军统节制湖北前线各军，并且在前线两次领衔电请清帝退位，并以“率全军将士入京”相威胁，吓得清帝赶忙退位。袁世凯当上了临时大总统之后，第一将便点到段祺瑞头上，任命其为陆军总长。两个月后，又代理国务总理，主持镇压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对于手握重兵，坐镇湖北，遥领副总统的黎元洪，老袁始终放心不下，老段亲自出马，把黎元洪“请”到北京，代黎而为湖北都督，解除了袁世凯的后顾之忧。白朗起义爆发，以陆军总长兼领河南都督，坐镇开封，调集豫、鄂、皖等省军队数万人，围剿起义军。由于长期总揽军权，且心高气傲，独断专行，老袁难免有被架空之感，遂成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削弱了陆军部的军权。段祺瑞那咽得下这口气，暗忖：你老袁也太不义气，我不辞劳苦，为你南征北战，没想到你却这般的不信任我。也罢，我也别自作多情了。打那以后，便不到部上班，部务全由次长徐树

铮处理。老袁知道老段是和他赌气，后来干脆把小徐给免了。老段得知此事，怒气冲冲地找老袁评理道：“大总统如果用不着我们这些人了，干脆把我们都免掉算了，省得我们碍手碍脚。”几句话可把老袁气得不轻，他拍桌大骂：“你大胆犯上！你狂妄无知！你……”没等老袁骂完，老段早已夺门而出。老袁很少对属下发脾气，这次很令老段寒心，从此与老袁积怨愈来愈深。

一日，段正在翻看一本棋谱，他心乱如麻，实在看不下去，索性把书丢开，闭目养神。徐树铮推门进来，气极败坏地道：“老袁真得登基了！”老段闻听此言，腾地站起身来，边跺脚边自言自语道：“项城作孽啊！”徐树铮恶狠狠地道：“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不如我们反了吧！”段祺瑞道：“又铮不要胡言乱语，我虽不赞成帝制，但也不能公开反对项城啊，否则，人家会指着我的脊梁骨，骂我忘恩负义。”段祺瑞虽没有公开反袁，但不支持也是一种反对。

闲言少叙。再说袁世凯，生怕段祺瑞拒绝出山，事先让夫人于氏打电话给段公馆张夫人。本来这张夫人是于氏的养女，段祺瑞丧妻之后，袁世凯便将其嫁给段祺瑞做了继室，这是袁用来笼络下属的惯用手法。自从袁段闹翻后，两家也就不怎么来往了。那日，张夫人接到电话后，叫了一声“娘！”，声音便哽咽起来。于夫人心里也很难受，在电话里说道：“孩子，咱们都是一家人，过去的事就别再计较了。这次你无论如何要帮为娘一个忙，劝劝芝泉，现在总统遇到了困难，咱们一家人不帮忙谁帮忙？”张夫人连连称是。

次日，袁世凯果然派专人来到段府，见到老段，赶忙递上袁的亲笔信函，又是打拱又是作揖：“总统还让小的带口信给阁下，请看在多年的老交情上，务必发驾前往。”话说到这份上，段祺瑞不好再推辞，吩咐属下备车，来到中南海万字廊，袁面色苍白，双目紧闭，躺在病榻上，徐世昌已在座。袁见段来了，吃力地睁开

眼睛，欠了欠身，示意老段坐下，随后长叹一声，道：我老且病，悔不听汝言，故有今日，我欲取消帝制，请助我一臂之力。”段慌忙起身，安慰道：“总统不必多虑，祺瑞当竭力相助。”随后，黎元洪也到了，几人在袁的病榻旁边开了个短会，商讨了撤消帝制及与西南议和等事宜，段祺瑞被任命为参谋总长，全权负责军事。徐世昌眼看自己夹在袁段中间，难于发挥作用，遂提出不就国务卿之职。袁便提议由段担任，并先让张一麟探段的口风，段认为这是个讨价还价的好机会，遂语张道：“目前实行总统制，西南认为内阁不过是总统的‘御用机关’，不予承认，谈判难以进行。如果恢复责任内阁，西南方面也无话好说，且责任内阁更有权威，于大局有利。”此话传到老袁的耳朵里，也只好向段让步。民国5年（1916年）4月21日，袁下达了恢复责任内阁的电令。4月22日，段就任国务卿，并继续向袁表示不给实权就不干的态度，袁被迫废除政事堂，恢复了国务院。

国务院恢复后，段提出任命其得意门生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但老袁却有意让王式通出任此职。正巧张国淦要去总统府见袁，段便托张国淦从中斡旋此事。

张国淦来到总统府，办完公事，便对袁道：“总理认为书衡（王式通）素未共事，不能合手；而又铮相处有年，文笔甚佳，请总统予以任命。”袁世凯一听，脸立马就拉了下来，说道：“总理是军人，秘书长再弄个军人，这里是东洋刀，那里也是东洋刀，我看不合适！书衡做过总统府的秘书，文笔很不错嘛，为何不能用？”

张国淦回报老段，一句话还没说完，只听得哗啦一声，老段将手中的烟斗摔出去老远，鼻子立时向左歪了半寸。老段的歪鼻子堪称绝活，盛怒之下，鼻子便会气歪。段咬牙切齿道：“时至今日，他还是一点都不肯放手！这个总理让我如何做？”

秘书长一事使老段耿耿于怀，因此不肯为老袁卖力。护国军声势愈来愈大，北洋军人心涣散。这时北洋军内部出了一件大事，

老袁最宠信的嫡系将领、四川将军陈宦突然宣布独立，这对老袁无疑于当头一棒；逾几日，老袁的另一宠臣、湖南将军汤芗铭也通电独立，对老袁更是雪上加霜。一连串的打击使老袁一病不起。后来有的说，“二陈汤”要了老袁的命，二陈就是陈宦和陈树藩，这陈树藩是陕西督军，是北方第一个宣布独立的督军；汤就是汤芗铭。

民国5年（1916年）6月5日，袁世凯病情急剧恶化，昏迷之中不停地叫：“芝……芝……泉，快、快……”于夫人连忙给段府张夫人打电话，张夫人拿起电话，只听得于夫人带着哭腔道：“总统不行了，急欲见芝泉一面，请他快来！”张夫人放下电话，忙去告诉老段：“老头子不成了，急着要见你。”老段闻听此言，不由地大吃一惊，急令备车，直奔中南海，到了怀仁堂门口，老段赶忙下车，来到老袁的卧室，只见徐世昌、王士珍、张镇芳等人正围在病榻旁，人们见老段进来，都闪开身让他靠近床边。大公子袁克定附在袁世凯耳边轻声道：“爹，总理来了。”袁世凯吃力地睁开眼，用很虚弱地声音道：“芝泉，你来了。”段祺瑞弯下腰，放低声音道：“总统有何吩咐，尽管说吧。”老袁合上眼，好久没出声，过了一袋烟的工夫，低声道：“约、约法……”众人都竖着耳朵听，可老袁却没有下文了。

老袁只说了“约法”两个字，而《约法》有新旧，旧的《约法》规定总统不能行使职权时，由副总统继任总统，这个《约法》已被袁世凯废止；新的《约法》是老袁自己制定的，规定由现任总统提名三人，写下名单，藏之于金匱石室，待总统死后取出，再在三人之中，决选一人继任总统。见众人发怔，袁大公子克定早就盼着继承他老子的“大位”，以为金匱石室中名单之上，自己不但有份，而且大有希望，唯恐人们没听清楚，忙补充道：“金匱石屋！”这时老袁又昏迷过去。小袁赶忙将医生找来，在老袁胳膊上注射了一针强心剂，老袁这才悠悠醒来，闭着眼，凄然